

# 记忆犹新的《南泥湾》

始终忘不了故乡秋天的那个夜晚。

那是在1947年的秋天,华北联大师生在校长成仿吾的率领下,风尘仆仆地来到我的故乡——冀中平原的大李庄驻扎下来。他们的宣教团带来了许多全新的革命文艺节目,经常给我们演出。至今记忆犹新并使我心灵震撼的,当属郭兰英演唱的歌曲《南泥湾》。

常常想起当年秋天的那个晚上,他们第一次演出的情景。

那时在故乡,我像个快活的小鸟,走到哪儿唱到哪儿,总也没有闲着的时候。我最入迷、最欣赏的歌儿,便是郭兰英演唱的《南泥湾》。记得她第一次演唱是在故乡村南的秋场上,

临时用门板搭就了舞台,点了几盏明亮的大汽灯。只见一位个儿不高、长相俊俏的年轻姑娘登台了,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,手提着花篮,迈着轻盈、潇洒的秧歌步走上舞台,她用悦耳、动听的音调,开始演唱《南泥湾》:“花篮的花儿香,听我们唱一唱,唱一呀唱。来到了南泥湾,南泥湾好地方……”那优美的旋律,清脆的唱腔,一下子便抓住了我的心。优雅、完美的演唱,让台下千百位观众看得如醉如痴,几乎快要屏住呼吸了。演唱完毕,观众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,与激越高昂的欢呼声响起一片,经久不息。从此,我这个“小歌迷”,把《南泥湾》当成了最喜欢的歌儿。那时

候在故乡的十里八乡,我跟着郭兰英的行踪,她在哪里演唱,我就跟随到哪里边观看边学唱,常常是放学回家后,放下书包,就带上个凉干粮,边赶路边啃干粮,一气走出十几里,连跑带颠儿地准时赶到演出现场。我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,并且能在观众面前熟练地演唱。

这首歌成了我最难忘的歌,几十年来伴随我生活,给我无尽的鼓舞和欢乐。

曾记得,在“三年”困难时期水库工地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,我与民工们站在开挖的截水槽里,踩着没膝深的、冷透骨髓的冰水,清挖淤泥,搬动石块,从傍晚持续到黎明。在最难坚持的时刻,是《南泥湾》,给了

我排除万难的勇气和力量,从而获得了现场第一手资料,顺利完成了领导交付的报道任务。曾记得,当我第一次爬上两千多米的险山,爬到半山腰,已是日过中午,天空飘起了雪花,饥饿加劳累,让我眼冒金星,眼前一片混沌……稍微冷静了一会儿,我忽然想起了《南泥湾》,于是通身增添了新的力量。我和同伴一起唱着《南泥湾》,每人就地找了一根树枝作拐杖,艰难地向山顶爬去,直到晚霞夕照的黄昏,爬上目的地的那个林场……

这支让我毕生难忘、倾心喜爱的歌曲,将永远激励我继续昂首奋进,阔步前行。

曹继铎/文



尊敬老人

刘桂云/作

## 夏日的风

夏日的风,轻抚过蔚蓝的天际,带着阳光的吻,温暖而细腻。它穿梭在林间,让绿叶舞动,唤醒沉睡的花朵,绽放生命的奇迹。

夏日的风,轻吻着湖面,激起层层涟漪,水波荡漾,映照着云的倒影。蜻蜓点水,蝴蝶翩跹,在这夏日的风中,它们自由地飞翔。

夏日的风,携带着果实的芬芳,成熟的樱桃,甘甜的西瓜,带给人们美好的体验。风吹过田野,带来丰收的希望,金色的麦田,翻滚着喜悦的波浪。

夜晚,它轻轻拂过静谧的庭院,月光下,花香更加浓郁。星星闪烁,伴随着风的低语,在这宁静的夜里,诉说着爱的诗篇。

夏日的风,是自然的使者,它带来生机,带走忧愁。在这热情的季节里,让我们随着风,一起舞蹈,一起歌唱。在这温暖的季节,感受生命的律动,在风中,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

冉博/文

## 诗歌集萃

### 喜庆丰收

许俊乔

连日熏风麦浪黄,  
农机昼夜抢收忙。  
归仓颗粒千家乐,  
希望播成五谷香。

### 瞻仰雨花台

#### 烈士陵园

甘绍忠

福祉知来去,  
忠陵藉可寻。  
碑前同俯仰,  
不忘是初心。

### 夏韵

李冬奎

麦浪滚滚万亩芳,  
丹霞赤日酿金浆。  
流莺恰恰乐天唱,  
布谷声声铸梦香。  
杨柳低垂邀月影,  
荷花舞动扮云装。  
谁挥妙笔书长卷,  
我动诗情急就章。

### 夏日赏花

毕建英

斗艳争奇各显能,  
或如慧眼或如灯。

背阴朝日皆因性,  
装点城乡好风景。

### 盛夏游湖

王国章

盛夏澄湖荡碧波,  
清清河水秀滟沱。  
小城郊外休闲处,  
碧野青葱且放歌。

### 父亲节有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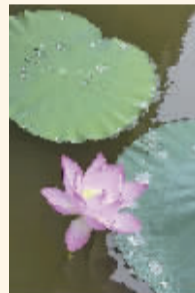
李同振

有幸今生作父亲,  
犹思先父感情深。  
如何诠释为人父,  
重担曾经负几斤?

### 咏荷

姜芳

双叶如倩碧,  
银珠似玉滴;  
清水出芙蓉,  
芬芳醉心脾。



多寿

贾湘曼/作



## 父亲与音乐

父亲素来爱好音乐。前段时间,父亲大病手术后身体一直很虚弱,我担心他会过度劳累,就让他在家多休息。不过父亲没有闲着,精神好些时,就吹吹笛子、口琴,或者拉拉小提琴和二胡。父亲对音乐的热爱,是如此赤诚和执著。

很多人听过父亲拉二胡和小提琴,都以为他受过名师指导,听说是他自学的,都不相信:“怎么可能?人家专门参加培训的,都拉不出这样的水平!”父亲平时闲来无事,便去琴行逛逛。有一次试拉那里最贵的二胡,顿时惊艳全场,连琴行老板都以为他是市里剧团的老师。还有一次,家长带小朋友去琴行挑选乐器,碰上正在试拉小提琴的父亲,一下子被父亲悠扬婉转的琴声吸引住了,坚持要父亲教她小提琴。

父亲每每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,眼里都闪着光,一脸的自豪和愉悦。我能感觉到音乐带给父亲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享受,更是生命中的一种力量与鼓舞。

父亲很有音乐天赋,他不但对乐器无师自通,还会自己亲手制作乐器。他小学时便会制作笛子了,那时,他在学校看过一位老师吹笛子,笛子的音色清新脱俗,如同一股清泉涌出,纯净而触动人心。从那时起,父亲便迷上了笛子,他借了老师的笛子回家,仔细观察了笛子的结构,上山砍了一根竹子,拿老师的笛子对着记好各个洞的位置及木塞的形状、位置,便开始制作了。他细心地削去竹子的外皮,用砂纸打

磨得光滑如玉。然后,他用刻刀在竹子上轻轻划下一个一个小孔,每一个孔都经过反复琢磨,以确保音调准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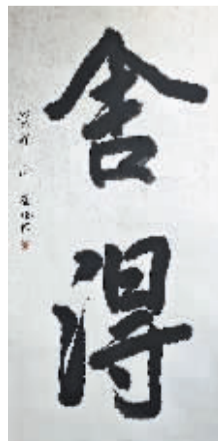
我小时候常听父亲吹笛子。婉转动听的笛声飘荡在空中,仿佛有一种魔力,直达人的灵魂深处。那笛声时而高亢激昂,如同山间的风在呼啸;时而低回婉转,如同溪水在潺潺流淌。它伴随着我度过了数不清的夜晚,成为我童年时最珍贵的记忆。

父亲不仅会做笛子,还会做二胡。父亲的第一把二胡,就是他亲手打造的。那时候他还正在上大学,从学校的木工室讨了一个圆柱形的竹筒,还有一根木柄作为琴杆,没有蛇皮,父亲就用一块三合板代替,然后买了琴弦自己装上去,一个简易二胡便诞生了。

二胡和小提琴都是父亲最喜欢的乐器。父亲演奏时可谓全身心投入,当琴弓轻轻拉动,指尖在琴弦来回上下轻快地舞蹈,美妙的音乐便流淌出来,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宁静的湖水,让人陶醉其中。

愿音乐一直陪伴着父亲,让他可以快乐平静地安享晚年。

何志坚/文



舍得 崔艳明/书

